

编者的话　　　　　　　　　　　　　　　　　　　　　　　　　　　　　　　：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根据日本警察厅的数据，截至我们编辑这期周刊时已有四千余人死亡，九千余人失踪。而近两日福岛核电站反应堆多次爆炸引发核泄漏更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本期周刊编选了由科学松鼠会翻译的《福岛核事故问答》，在谣言满天飞的时候看看日本科学通讯社专家的观点或有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场眼前的危机。

虽然不少科学家都一再告诉我们核电是一种极安全的发电方式，但在日本这个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国家发展核电也确实冒风险。今天，全世界近十分之一的核电站都在日本，而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需依赖核电，在尚无其他再生能源替代的情形下，日本究竟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核工业？英国《金融时报》编辑David Pilling的《反思日本核电业》提供了一种思考。

日本首相菅直人称此次地震是日本战后最严峻的危机，但日本人的冷静、坚韧、有序也令全世界赞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Nicholas Kristof就说“大地震后，我们要给予日本的不仅是深

深的同情，更有深深的钦佩。”对此，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解释了是怎样的准备和训练让日本人在灾难面前有如此令人惊叹的表现。

或是因为5.12地震中一些媒体的行为令人反感，这一次，对于去日本报道的中国媒体，网络上流行另一种声音。他们认为此时去日本报道地震，占用已然稀缺的各种资源，是为灾区添乱，媒体根本就不该去到灾区。这样的观点未免有些极端，媒体占用必要的资源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必须付出的成本，毕竟大多数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的认知都倚赖媒体建构的“事实”，即便在网络为讯息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twitter、facebook使人人都能成为媒体的今天，专业媒体的现场报道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毋庸赘言，灾难报道自有其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看看日本媒体如何做灾难报道定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较之9.11和伦敦地铁爆炸案，这一次，幸灾乐祸的“爱国者”似乎要少一些。但仍不乏那些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用日本当年的侵华战争作为他们此时幸灾乐祸的借口之人。专栏作家魏英杰指出“关注日本地震，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不仅可能而且就是在面对共同的命运”，“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可以想见，此次地震的灾后重建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心理修复就更是如此。这个时候或许我们该重读村上春树的《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六篇作品都和1995年神戶大地震相关。香港作家廖伟棠《村上春树的灾难创伤治疗法》一文分析了村上春树如何在小说中思考灾难带来的创伤和修复的可能。

每一次灾难我们都应认真思考灾难发生的原因，反省我们犯下的错误。反思中有一个维度我们不该忽略，那便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和这个地球上其他存在形式之间的关系。学者崔卫平在《作为“异端”的自然》一文中指出：“自然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他者’（the other），它与人类有着深刻分歧，从来不打算站在人类一边，与人类步调一致；也不想要配合和讨好人类，追求与人类相一致的目标，与人类同心同德、合和为一。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尽管自然养育了人类，这是一件需要我们感恩的事情，但是它永远处于人类之外这个事实，使得它随时随地有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杂音和噪音’。”

谨以此期周刊纪念在这次大地震中遇难的往生者， 纪念每一个逝去的生命。

目 录

【核】

8-1日本科学通讯社：福岛核事故问答

8-2 David Pilling：反思日本核电业

【观】

8-3 Nicholas Kristof：震后 我们将见证日本公民社会的光辉

8-4 加藤嘉一：日本人这样跟地震打交道

【省】

8-5 何德功 刘浩远：日本媒体怎样报道自然灾害

8-6 魏英杰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思】

8-7 廖伟棠：村上春树的灾难创伤治疗法

8-8 崔卫平：作为“异端”的自然



【核】

8-1日本科学通讯社：福岛核事故问答



“这是日本科学通讯社对福岛核电事故的的Q&A，涉及海水冷却、硼酸用途、放射污染和氢气爆炸等内容。 SMC Japan方面还在持续更新此Q&A，请大家关注本文更新动态，译者会尽量跟进更新。译文中时间均为日本时间（东九区时间）。”

感谢Ent牵线，我们得以转载他师兄非洲驴翻译的这篇来自日本的问答，同样感谢非洲驴同学无私的劳动。

译者的话：选译一篇关于福岛核电事故的Q&A，涉及海水冷却、硼酸用途、放射污染和氢气爆炸等内容，作为对一些基本信息的参考。有兴趣参考 本译文内容的读者请详细阅读包括原文前言声明的所有内容。译者不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内容的时效性和可信性。对翻译有任何疑问请参照日文原文和官方英文译文。

SMC Japan方面还在持续更新此Q&A，目前二号堆爆炸的QA还未放出，请大家关注本文更新动态，译者会尽量跟进更新。 译文中时间均为日本时间（东九区时间）。目前事故情况非常复杂，我们正在不断收集多名专家提供的资源以尽量保持信息的时效性。

注意：早野龍五教授是研究奇异原子（译者注：exotic atom，指与一般原子构成不同，由电子、质子和中子以外的粒子代替这三种稳定粒子中的一个或多个、通过电磁作用构成的原子）的专家。由于学者之间对学术 问题很容易存在合理的争议和分歧，他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并非绝对正确，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以下内容整理自东京大学理学部早野龍五教授（@hayano）在推特上发表的条目，其中一部分问题由早野龍五教授以外的其他学者回答。

以下是关于核电站辐射及其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问题的汇总。 请通过文后的链接查看日文原文。

日本科学通讯社（Science Media Centre of Japan, Corp.）对已发表的本文内容负责。以下内容基于成稿时（日本时间2011年3月13日 15点30分）可获得的信息。

【致物理学家、核工程师和其他学者】 如果您认为根据更新的信息或其他观点，希望对本文做出修改，请惠赐建议至推特账号（@smcjapan），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1. 辐射照射

Q 1-1: 目前核电站泄漏的放射性剂量是否会（对人体）造成辐射照射？（3月14日14:00 更新）
A: 盖格计数器非常灵敏，皮肤上沾染50到几百个放射性原子就足以让其做出反应。我不清楚目前的辐射剂量是多少，但我可以肯定即使是很低的剂量也不会逃过检测。

Q 1-2: 我们需要担心次生辐射吗？比方说核电站所在地区的海鲜能否安全食用？（3月13日13:00 更新）
A: 如果现在公布的辐射剂量是准确的，就没有必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即使在自然环境中，也是有天然放射性物质存在的。

Q 1-3: 呆在室内安全吗？（3月13日 15:00 更新）
A: 首先最重要的是远离核电站。政府公布的20公里疏散半径应该是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另外要避免暴露在户外。

Q 1-4: 您刚才说20公里以外就是安全的，那么东京的居民是否也需要呆在室内？东京居民是否应该在外出时避免裸露皮肤？（3月14日 14:27 更新）
A: 东京距离福岛超过200公里，虽然风将放射性物质传播并可能因此造成对人的辐射，但距离越远，（风带来的）放射性就越低，所以在东京不需要担心这些。

Q 1-5: 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疏散半径（从10公里）扩大到了20公里吗？（3月13日15:00 更新）
A: 我不能确定政府的决策依据。但在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中，半径16公里以外地区都没有收到影响。政府设置的20公里疏散半径很可能参考了这一数据。

Q 1-6: 如果放射性物质从核电站中泄漏，能够传播多远？（3月13日15:00 更新）
A: 在放射性同位素泄漏的量和天气（特别是风）条件未知的前提下很难预测。本次事故和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类似，核燃料的容器没有被破坏，因此认为半径10英里（约16公里）以外的地区不会受到影响。

Q 1-7: 为什么辐射剂量水平一度发生了波动？（3月13日15:00 更新）
A: 可能是释放反应堆内压力时放出的气体中携带的氙和碘造成的。

Q 1-8: 最坏可能是怎样的？（3月13日15:00 更新）
A: 取决于泄漏的量和泄漏时的天气。碘-131比空气重所以只要风速不快就不会扩散太远。碘-131的半衰期也比较短，只有8天。

Q 1-9: 我以为一般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要长得多？（3月13日15:00 更新）
A: 氙-137的半衰期更短，为3.8分钟；但它有可能进一步衰变为铯-137，半衰期为30年。

Q 1-10: 我不理解辐射量是怎么在一个小时内下降到之前的1%的。这和风有关系吗？（3月13日15:00 更新）
A: 大部分释放出的是像氙和氪这样的稀有气体，半衰期很短。辐射量下降如此之快也说明开阀减压的时很短。

Q 1-11: 据说核电站附近的医院里的病人和医护人员已经收到了照射。（3月13日15:00 更新）
A: 这座医院位于核电站西北约4公里处，他们当时正在室外等待自卫队的直升机协助他们撤离。他们需要洗消（首先是清洗）说明他们沾染了风携带的放射性同位素。

Q 1-12: 碘-131的危害是什么？（3月13日15:00 更新）
A: 在截至目前可能已经泄漏出来的放射性同位素中，碘-131由于容易升华，很容易被吸收到人体中，造成体内照射。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如何自我防护的讨论，而 且实际上碘-131被广泛用于甲状腺疾病的治疗，而且没有使用目前剂量水平的碘-131会造成甲状腺癌病例数上升的临床报道。

Q 1-13: 市场上的含碘药品能否用于防治碘-131沾染？（3月13日15:00 更新）
A: 只有注明“稳定性碘制剂”的药品能够安全服用，否则反而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关于服用非稳定性碘制剂的危害请参考以下内容（日文，3月13日13:00 更新）：http://smc-japan.sakura.ne.jp/?p=750。

****

2. 用淡水和海水冷却

Q 2-1: “反应堆冷却机能失效”是什么意思？（3月14日 18:00 更新）
A: 这说明反应堆，特指核燃料部分，无法得到足够的冷却。在核电站中，核燃料产生的热量（热能）会通过循环水传递转化为电能。如果冷却水不能正常循环，核燃料就无法被冷却。

Q 2-2: 用海水而非淡水冷却反应堆是否安全？（3月13日 13:00 更新）
A: 通常冷却使用淡水是为了延长维护周期和降低维护成本。但目前的首要任务无疑是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尽快降低反应堆的温度。我不认为会有人想再启用这座反应堆。

Q 2-3: 使用海水的问题在于？
A: 很简单，海水里的盐会锈蚀管道，腐蚀会使放射性物质泄漏。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情况下都使

用淡水作为冷却剂。但现在不是考虑腐蚀的时候所以启用了海水作为冷却剂。

Q 2-4: 锈蚀似乎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所以是不是只要反应堆不再投入使用就没有关系？（3月13日 13:00 更新）
A: 是的，腐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现在最重要的是冷却，不管用什么方法。

Q 2-5: 目前正有一艘美国军舰赶来协助，它会带来淡水冷却剂吗？（3月13日 13:00 更新）
A: 我们需要尽快冷却。将反应堆充满海水和硼酸使之冷却。这是最重要的。

Q 2-6: 为什么不能在地震发生后立刻关闭反应堆？（3月13日 13:00 更新）
A: 反应堆已经关闭了。控制棒已经插入反应堆，链式反应已经停止。但是，反应堆需要冷却以避免残留的热量造成反应堆过热。

Q 2-7: 灌注海水是最后的手段了吗？如果失误了怎么办？（3月13日 13:00 更新）
A: 既然政府已经做出决定，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反应堆容器必须被冷却。我对抢险人员抱有信心。

Q 2-8: 我们是否已经阻止了反应堆容器破损？（3月13日 13:00 更新）
A: 是的，容器目前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必须继续冷却。

Q 2-9: 如果他们成功冷却了反应堆，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阻止了一场灾难？（3月13日 13:00 更新）
A: 是的。我相信抢险人员。

Q 2-10: 如果冷却剂正在从某处泄漏，不就是说最终冷却剂会全部漏光？这是不是为什么他们要灌注海水？（3月13日 13:00 更新）
A: 目前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水位持续在下降，所以我认为应该有地方出现了泄漏。

Q 2-11: 是否可能由于循环停止，冷却剂只是沸腾然后蒸发掉了？（3月13日 13:00 更新）
A: 即使在压力下水的蒸汽压上升，由于水的总量未变，水位应该不会明显下降。所以只能认为水从什么地方漏掉了。

Q 2-12: 如果灌进反应堆的水排放出来会造成什么后果？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吗？（3月14日 18:00 更新）
A: 如果废水中的放射性水平较低，会经过过滤之后排到海中。如果放射性水平较高，会先煮沸，将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沉淀出来，再过滤后排放。但现在注入反应堆的水量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我还不知道他们最终会怎样处理这么多的废水。

****

3. 硼酸的作用

硼的同位素，硼-10，是良好的热中子吸收剂。硼酸是溶于水的含硼化合物。硼酸与海水混合，作为注入反应堆的冷却剂。

Q 3-1: 硼酸的作用是什么？（3月13日 13:00 更新）

A: 硼酸能有效地吸收反应堆中的中子。万一核燃料从燃料棒中漏出，硼酸能阻止链式反应的发生。

Q 3-2: 现在用海水混合硼酸灌注反应堆，是不是说明事故解除之后反应堆也将无法使用了？（3月13日 13:00 更新）

A: 燃料棒已经出现损伤，所以立刻重新投入使用是绝对不可能的。

****

4. 关于爆炸

Q 4-1: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爆炸是怎么回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A: 是氢气爆炸。反应堆压力容器没有受损，目前还没有当地检测到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的报道（截至3月13日18:00）。

Q 4-2: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氢气爆炸时怎么发生的？氢气是怎么进入围壳和压力容器的？（3月13日 13:00 更新）

A: 燃料棒外壳的材料，锆合金，在高温下和水反应，分解产生氢气。氢气通过管道逸出压力容器，在围壳中积累。目前看可能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作用造成爆炸。

Q 4-3: 爆炸并非没有对反应堆核心造成破坏，这是否意味着氢气爆炸的能量不足以破坏反应堆核心？（3月13日 13:00 更新）

A: 是的。围壳可能被炸坏但是反应堆核心的外壳非常坚固。因为这是核反应堆为阻止严重事故发生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御。目前看反应堆核心没有被损坏，一切安好。只要反应堆安全，就不

会造成灾难。

Q 4-4: 如果氢气是从反应堆里直接泄漏出来的，为什么氢气没有在反应堆内部爆炸？（3月13日 13:00 更新）
A: 反应堆里充满了氮，因此不太可能在内部发生氢气爆炸。

Q 4-5: 所以说反应堆没有收到破坏？（3月13日 13:00 更新）
A: 只要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公布的辐射剂量数据是真实的，我认为你可以确信反应堆是安全的。

Q 4-6: 氢气爆炸和氢弹爆炸是一样的吗？（3月14日14:43更新）
A: 氢气爆炸和氢弹爆炸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氢气爆炸只是氢气和氧气（以一定比例）混合，点燃后爆炸产生水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一般不会产生放射性辐射。只有放射性的氢气（译者注：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构成的氢气）发生这样的爆炸才会造成可探测到的辐射。

****

5. 核电站的运转状态

Q 5-1: 什么是所谓的“核反应堆失控”？（3月13日 13:00 更新）
A: 例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核分裂反应失去控制，反应堆输出功率超出标准功率10倍。（福岛）这次事故与此不同，因为反应堆已经停止工作。但仍必须保证冷却水位不下降。

Q 5-2: 据说东京电力公司的八个辐射监测站现在都停止工作了，是真的吗？（3月13日 13:00 更新）
A: 第一核电站的监测站失灵了，但第二核电站的监测站仍在工作。

Q 5-3: 没有实时监测（辐射）的设备吗？（3月13日 18:00 更新）
A: 第二核电站的监测设备仍在工作，但第一核电站的监测设备自3月11日就停止了工作，福岛县的检测设备也失灵了（译者注：确实，在相应的网站上查看数据都断在同一个时间）。（截至日本时间3月13日13点）东京电力公司正在利用车载设备进行监测。

Q 5-4: 我在担心第二核电站。我想那边的反应堆的冷却剂也有问题，是不是有必要采取第一核电站同样的措施？（3月13日 13:00 更新）
A: 虽然现状确实令人担忧，但截至日本时间3月13日13时，第二核电站地区的放射剂量水平正常。第二核电站放气减压的过程没有出现放射性物质泄漏。

本文整理自以下来源的推特条目，并由日本科技协会、科学哲学、科学通讯的学者和志愿者编辑：

- @r_shineha @hal9000jp @Lezy_Flaxeu
- 早野龍五关于核电的推文 http://togetter.com/li/110838
- 早野龍五关于核电的推文 (17:38 – 20:20) http://togetter.com/li/110906
- 早野龍五关于核电的推特 (3月13日 23:30 发表) http://togetter.com/li/110898

（本文获果壳网（Guokr.com）授权转载，译者：非洲驴，原文链接：http://www.guokr.com/article/12948/）

8-2 David Pilling：反思日本核电业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对于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丧失关键能
，这种恐惧几近病态，但又并非完全缺乏理性。日本政府放弃核电的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

现在，可能不是质问日本是否应该发展核电的好时机。周日，日本政府称，一座遭遇地震袭击的核电站已“部分熔毁”。日本工程师们正拼命遏制核燃料的熔化。在地质构造不稳定的日本，竟然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0多座核电站。

日本这个迄今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国家拥有全世界约十分之一的核电站。上周五发生毁灭性地震和海啸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让你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的东京电力公司(Tepco)猜测，有两座反应堆里的放射性燃料棒可能已部分熔化。工程师们被迫从反应堆容器放汽降压，以避免再次发生爆 炸。上周五该核电站已经有一座反应堆建筑发生了爆炸。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Yukio Edano)称，一些放射性物质已经随之泄漏，尽管检测到的核辐射水平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损害。（编者按：周一早晨，该核电站已经发生第二次爆炸。）

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至少有过一次不太引人关注的“彩排”。2007年7月，一场当时听来已属骇人的里氏6.8级地震袭击了距日本北部新泻县 (Niigata)不远的超大型柏崎刈羽核电站(Kashiwazaki-Kariwa)。随后爆出消息，这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的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 却远远低于那次地震的震级。其中一座反应堆所受到的震动，竟然超过其抗震能力近2.5倍。

当时，有人声称，柏崎刈羽核电站的例子证明了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毕竟，该核电站的四座反应堆当时都自动关闭。破坏仅限于核电站的非核外围设备。泄漏的放射物几近于零。

如果日本这一次能够避免核灾难，可能还会有人做出同样的论断。但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像核微粒一样，在空中漂浮，挥之不去。

第一个问题关乎真相。日本必须更加坦诚。毕竟，在这个国家，医生会因为担心患者感到痛苦而常常向其隐瞒癌症病情。过去，核电站运营商压根做不到坦诚 公布核安全状况——有时，他们实际上是和日本政府串通好的。几年前，东京电力公司被曝光篡改了与其核电站爆炸相关的

安全数据，令其声誉遭到了严重损害。日 本政府显然决意继续、甚至可能扩大核电的使用，其随后采取的监管“打击”措施也缺乏说服力。

公平地讲，日本官方似乎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从周五开始，他们至少一直在定期对第一核电站的状况发布公告。即便如此，信息的传播也并不顺畅。关于周 六究竟是哪一座建筑发生爆炸的详细信息，在长达几小时的时间内都极其粗略。一些人甚至得出了日本可能正面临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式灾难事件的 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几乎肯定是错误的。即使是在普遍信任媒体的公众当中，也有许多人不再相信披露的信息。

第二个问题要棘手得多：如果的确需要，日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核工业？日本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依赖核电。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对于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丧失关键能源供给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几近病态，但又并非完全缺乏理性。日本政府放弃核电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不过日本可以重新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核工业。第一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已经注入海水的两座反应堆再不会重新启动。整座电站非常有可能被停用。也是 时候了。如果日本必须拥有核反应堆，就必须建造现代化的反应堆，能够经受住的地震级别要远远超过几十年前过度乐观的规划者的设想。后备发电机组，以及核电 站的其他“周边”设施几乎与核心反应堆本身同样重要，应该相应地进行建造或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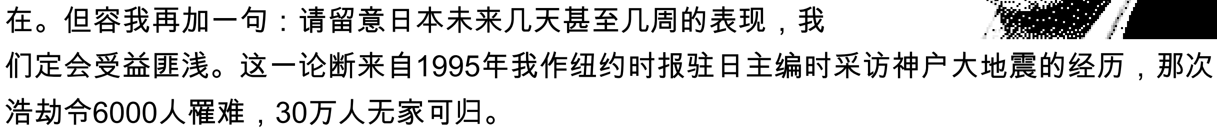
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将此次灾难称为日本战后最严峻的危机，不过日本也可以从中收获一些正面的信息。公众的反应——镇定、尊严、慷慨——显示了日本社会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虽然死亡人数可能会急剧上升，但鉴于日本准备周密，同样规模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几乎可以肯定伤亡人数会高得多。如果在当 下的危机结束后，日本能对本国的核工业进行彻底而诚恳的反思，则又能从废墟中收获一条积极的教训。

（作者系金融时报亚洲版编辑。译者：何黎。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466）

【观】

8-3 Nicholas Kristof：震后 我们将见证日本公民社会的光辉

“我在城里四处游荡，企图找出抢劫或暴力争抢救援物资的事件。最后，我终于如愿，找到一位货店老板，他刚刚遭到两名男子劫抢。我有点夸张地问他类似‘你对本国同胞借天灾之机犯罪感到吃惊么’这样的问题。他面露惊色，答道：‘谁说抢劫我的是日本人了，他们是外国人。’”



日本遭受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我们的心将与她同在。但容我再加一句：请留意日本未来几天甚至几周的表现，我们定会受益匪浅。这一论断来自1995年我作纽约时报驻日主编时采访神户大地震的经历，那次浩劫令6000人罹难，30万人无家可归。

但观察的对象并不是日本政府。它并不擅于应对地震。在神户地震中，政府救援不力，只会依靠外国救援犬，可谓丢尽颜面。在震后最初的几天慌乱中，由于政府的无能，很多瓦砾下的幸存者失去了本应保住的生命。

我们要观察的是日本的人民，他们坚韧、淡定、坚守秩序，洋溢着高贵的气质。日本人常常用一个词“我慢”（忍）——英语里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对应的词——有点类似于toughing it out（勇于承受、坚持到底）。这正是神户民众展现出的品质，他们同心同德、勇于担当，令我敬畏。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屡屡被端庄的礼仪和井然的秩序打动，但从没有像神户大地震中这样被震撼过。整个神户都被摧毁，所有商店橱窗都被震碎。我在城里四处游荡， 企图找出抢劫或暴力争抢救援物资的事件。最后，我终于如愿，找到一位货店老板，他刚刚遭到两名男子劫抢。我有点夸张地问他类似“你对本国同胞借天灾之机犯 罪感到吃惊么”这样的问题。他面露惊色，答道：谁说抢劫我的是日本人了，他们是外国人。

日本也有底层社会，也有（针对韩裔人士的）民族歧视。但与其它国家相比，日本人鲜有极端贫困者，也因此更加心齐。中产阶层异常宽泛；因在民众眼中收入过高商业巨子常常尴尬。同

心同德是社会结构的支柱，这在灾难或危机后尤为明显。

我并不想粉饰日本社会。扯下端庄的面具，日本从学校到工厂恃强凌弱曾出不穷，黑帮利用非法活动肆意谋取暴利，政客勾结地产大亨掠夺纳税人的钱。但令人震惊的是，神户大地震后，连黑帮也建立站点向幸存者分发物资。日本的社会组织罕遭挤压，更未曾被撕裂。

这种淡定节制已经进入日本的语言。人们经常说"这是宿命"。另一句常用的话是"不要放弃"。自然灾害被视作日本"命运"（生命+运动）的一部分。我曾读到一段古代著述——应该是16世纪耶稣会人士写的——说一场强震摧毁了村庄，但村民几小时内就开始重建家园。

日本人灵魂中深浸着无怨无悔、共克时坚的精神。我的长子曾在日本学校短期就读，所有孩子都必须在严冬中穿短袖上学，这一幕令我至今难忘。此举是为了塑造孩子 的品格，我觉得会令孩子感冒。但它也是灌输"忍"的一种努力。这种忍的精神使日本能从二战中重新崛起，也能在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失去的十年"中 淡定自若。也许，日本人应该学会一点抱怨，这样政客们才能更加体恤民情。

日本民族性格中关键的一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美国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人需要征服自然。相反，日本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与之同起同落——包括经历无数 次的地震。1923年关东地震令10万人罹难。直到100年前，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后，日语才用"率真"一词专门表示自然。之前根本没必要表达这个概念，因 为它已浸在人们的生活中。在神户地震后一篇随笔中，我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并以日本17世纪著名诗人芭蕉的俳句结尾：

人有悲欢离合
忧伤散去
新笋已然发芽

日本人的坚忍中，有一种高贵的勇气，这在未来几天将充分体现。同时，日本如织的社会结构，也将透过其坚强与韧性焕发光芒。我预测，日本大体上将共克时坚，这 与从威斯康星到华府充斥争吵、撕咬和偏激言论的政治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我们兴许能从日本学到些什么。今夜，我们的心与日本同在。大地震后，我们要给 予日本的不仅是深深的同情，还有深深的钦佩。

（作者系纽约时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译者印权斌，译言签约译者。英语原文：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2011/03/11/sympathy-for-japan-and-admiration/?smid=fb-nytimes。译文原文：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95232/179157/）

8-4 加藤嘉一：日本人这样跟地震打交道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我是日本伊豆人，伊豆半岛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对我来说，地震、台风、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只是意味着平常，把它们视为一辈子要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地震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没有人没经历过地震。

疏忽建筑质量者是全民的敌人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把工作做得不恰当，有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一、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二、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

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抗震是“演习”出来的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

中国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人向我咨询日本人是怎么搞预防、灾后重建和防灾教育的。我说：“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乱花纳税人的钱，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提前5分钟”行动吧！

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方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方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6.8级，大约107人受伤。

中日之间地震发生的状况及后果不能相提并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认知不同。我只是想跨越国界，从比较平常的角度，寻找能否推广一些实用的应对方法。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了一趟四川。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果然很富庶，生活很舒适。我跟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平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之前从没想过会发生地震等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什么准备也没做。我没去过青海，但去过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包括拉萨。我发现，藏族朋友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没那么富裕，但以自己的传统享受生活，对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也没有避险的意识。

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从日本人的眼光上看，岩手县相当偏远，生活方式相当休闲。但与四川等地方“闲度”，还是无法对比的。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别人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而在中国，不守时的情况非常多，迟到5分钟算不上失礼。我来到北京后，按原来习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北京堵车无处不在，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最近越来越觉得早到只能吃亏，因为合作伙伴不把守时当回事儿。

不要小看约会早到5分钟，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5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随意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不过，我诚恳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用力推行“13亿中国人提前5分钟大运动”。在任何平常或非常的场合，倘若人人都能早到5分钟，都能从未发生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会避免很多伤亡。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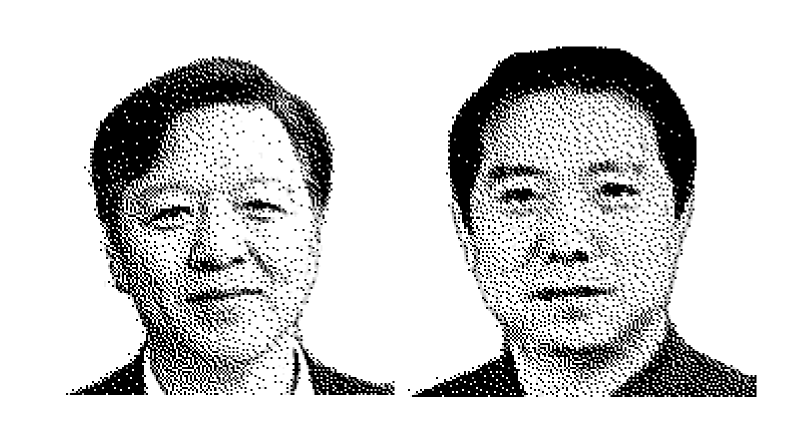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作者是常居中国的日本作家。原文链接：http://blog.caing.com/article/3667/）

【省】

8-5 何德功 刘浩远：日本媒体怎样报道自然灾害

“记者在救援过程中不采访任何救援队员，因为担心影响救援进度，也不采访受害者家属，因为此时他们已痛苦万分，任何强行采访都只会徒增伤痛。救援过程直播本身扣人心弦，失败让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悲哀，成功让人喜极而泣。”



防灾报道 有备无患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每天可测量到的地震在300次以上，里氏5级以上地震在日本每年都发生好多次，7级以上大震几乎每年都有。此外，台风每年袭击日本，与地震相关的海啸偶有发生。那么，日本媒体如何应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做好硬件准备，以确保灾难发生时信息的及时传播。以NHK为代表，日本电视台对相关报道常备不懈，并根据事态大小分为三个等级，并因此采取不同措施。其中第一等级就是东海大地震、富士山喷发等，特别是东海大地震，这是每年防灾演习的主要内容，NHK电视台为应对做了充分准备，甚至细化到备好播音员稿件。如果强度超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虽然建筑的抗震强度没有问题，但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正常履职、通信设施、电力供应等都很难保障，因此NHK电视台在确保记者、信息源、电力方面做到了未雨绸缪。

二是加强防灾报道。日本把预防和应对危机看得同等重要，在危机出现之前往往就采取有力的预防措施。现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在为防范东海大地震做准备。东海大地震震源位于骏河湾周边地区，具有周期性，从历史上看约100至150年发生一次，震级在里氏8级以上，现在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时期。2003年5月，日本中央防灾会议出台了《东海地震对策大纲》，争取在无法

预知的情况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限制在最小范围。日本媒体除了对每年9月1日防灾日应对东海大地震的防灾演习进行浓墨重彩的报道外，平时经常在电视上讲解大地震来临时如何避难，东京有哪些避难地点，避难路线怎样，以及地震发生后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为防止余震走哪些路线最安全。看了日本媒体的防灾报道，受众可以掌握很多知识，在地震来临时帮助人们采取正确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追求时效 即时报道

在发生较大自然灾害时，媒体的最大任务是迅速准确地传达信息，因此，日本媒体致力于在最快时间内发布真相。只要有震感，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就是打开电视，30秒内电视画面上就会出现地震速报，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两分钟后会出现详细预报：震源在哪里，离地表多远，震中地带地震强度、震级多少，附近发生地震的地方震级分别是多少。在日本，六级以下地震一般不会造成伤亡，看到电视报道后，人们对能否造成损失大致心中有数，正因如此，大多数时候日本人并不把6级以下地震当回事。

电视台之所以能这样快报道地震，一是靠外部帮助，NHK电视台与气象厅信息共享，气象厅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有地震仪，可即时测出地震强度和震级，二是电视台本身有备无患。NHK电视台开发有地震仪、照相机和记忆装置联动的装置，可再现地震时发生摇晃的场景，安装在各地的电视台设施内，此外，为掌握地震时的录相信息，NHK电视还在全国各地设置自动摄像机，放在电视台大楼、车站、机场和繁华街道的建筑物上和高山上，让人通过图像对地震受灾情况一目了然。地震容易引发海啸，因此在容易发生海啸影响的海岸也安装有自动摄像机。这些措施在发生危害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大灾害时，对尽快传达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

NHK电视台报道自然灾害特别快，现场直播是重要手段。直播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可以预知的自然灾害进行直播，如台风、海啸等，台风在什么地方登陆一般有固定路线，为了让国民了解台风登陆情况，电视台记者会提前到现场，报道海岸波浪逐渐增高、雨越来越大、树木在狂风中摇动或折断等情形。在海啸发生时，电视台会进行直播，如今年2月28日，由于智利地震，日本专家预测日本靠太平洋一侧会发生3米高的海啸，并于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到达日本，电视台几乎用一个白天的时间直播岸边居民避难、公路封闭、海面变化等情况，解说员一直在谈海啸可能造成的危害，提醒人们注意避难。虽然过了2点钟只有部分地段海面水位上涨70厘米，巨大海啸最终没有出现，但这种直播可以让所有人提前到安全的地方避难，减少可能的损失。从传播角度看，正在发生的新闻最令人震撼。

另一种是灾难发生后的现场直播，每当大的灾害发生后，NHK通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NHK在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可以从距离灾害发生地点最近的地方调集记者。此外，NHK拥有直升机，以便记者在交通中断时以最快速度进入灾区。NHK是国家电视台，靠收取视听费维持经营，没有广告，遇重大自然灾害会停下所有节目，每天直播救灾现场。2004年新潟地震，

NHK连续直播十数日。由于电视台报道及时，因而观众很快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做出正确判断，谣言没有任何市场。

“安心报道”稳定社会

在自然灾害报道中，最重要的是避免群众产生恐慌心理，因此，每当灾害发生时，日本媒体总是浓墨重彩报道政府及有关组织的救援活动，这也是所谓的“安心报道”。

每当重大灾害来临时，政府会发出警报，在灾区，NHK会把警报传到各家各户。NHK开发出一种技术，在重大自然灾害来临时播放政府部门的警报，电视机可自动开机。日本政府在30分钟内会组成地震等灾害对策总部，采取各种救灾措施；地方政府也快速组成当地的灾害对策总部；电力、交通、通信、煤气公司都有相应救灾措施；自卫队在收到命令后会在一小时内赶到灾区，各种救灾活动迅速展开。这些都是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通过救援活动的大量报道，受灾民众也会消除孤独无助的感觉，提高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

对于重点救援工程，电视台会全程直播，如新潟地震有一名妇女和小孩被掩埋，电视台用一个下午时间直播救援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救援过程中不采访任何救援队员，因为担心影响救援进度，也不采访受害者家属，因为此时他们已痛苦万分，任何强行采访都只会徒增伤痛。救援过程直播本身扣人心弦，失败让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悲哀，成功让人喜极而泣。

尊重生命 人文关怀

NHK报道国内自然灾害导致的伤亡事件，从来不会在电视上播放血淋淋的场面。国外的灾害新闻中如果包含这样的画面，播放时要经过决策层讨论。

在报道遇难者时，遇难时的惨状绝不出现，采用的照片总是微笑的画面。笔者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NHK电视台原会长海老泽胜二先生，得到的回答是“尊重生命”。每个人生前都想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生的时候很少会想到死，若想到死也一定想死得有尊严，让变形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和满脸血污的面目示人，死者地下有知一定会走得很不安心。从受害者家属角度看，播放这种场景不仅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也会进一步加深生者的痛苦。从观众角度看，看到别人的惨状自然会产生恐惧，对心灵造成冲击，次数多了会留下创伤。

客观报道 真实可信

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民众最想知道的是灾难真相。对媒体而言，必须克服障碍，获取真实材料客观报道。遇到阻力，记者要坚持立场，否则只会丧失媒体公信力。

真实反映问题是媒体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所谓的舆论监督在灾害报道中更直接，作用更

大，因为可以在十万火急的救灾工作中会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在地震救援过程中，日本媒体有时批评政府措施不力，政府有关部门据此可以提出改进措施，最终有助于救援进展。如新潟地震时，媒体批评首相小泉纯一郎为何不亲临灾区，看到批评后，小泉很快抵达灾区；批评有关部门对避难者心理关怀不够，有关部门很快就着力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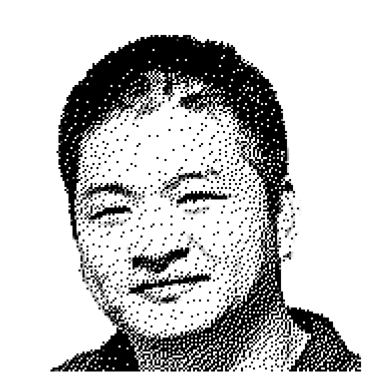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客观真实报道并不是有闻必录，也要讲究社会效果，在采访中不能不顾当事人的感受，为了抢新闻强制别人接受采访。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不单是为所属的媒体服务，更要有社会责任感，有热情、观察力，更要有品位，有人文关怀。

日本民间放送联合会1996年9月曾制定了《放送伦理基本纲领》，其中提到：电视目前对国民来说是最贴近生活的媒体，社会影响力极大，我们要清楚认识这一点。电视要考虑对国民生活、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的影响，提供对新一代成长有所帮助、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的信息，提供健全的娱乐，丰富国民的精神生活。电视在使用正确的语言和图像的同时，要注意品位，万一出现错误时，后果无可挽回。报道客观事实准确，公平公正，必须最大努力保证真实。记者为了赢得国民的信赖，要自主自立，采访制作过程要适当正确。

这一伦理基本纲领虽然涉及面远远大于自然灾害，但对社会责任感的强调，在自然灾害报道中也完全适用。

（作者为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原文链接
http://cjr.zjol.com.cn/05cjr/system/2010/10/21/017022555.shtml ）

8-6 魏英杰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关注日本地震，恰是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正如我们处于灾难之中，其他国家的人们所给予的关注一样。关注日本地震，又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不仅可能而且就是在面对共同的命运。”

突如其来的一场世纪大地震，让日本陷入空前灾难之中。网上传来的地震和海啸现场图片、视频，让人感觉恍若末世降临。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灾难片，根本 不足以描绘这样的真实场景。当看到洪水席卷万物裹挟而来，路面上的车辆、海上的船只、机场的飞机如蚂蚁般被吞噬，当看到有车子迎着洪水驶去，想象这里头一 幕幕的生死离别，不能不让人嘘唏不已。

许多人像自己正在经历这一切一样对待这场灾难，许多人由衷地希望自己 能够做点什么，还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或为救灾或为报道；但也有些人，在这时候发出了幸灾乐祸的声音。对于这种声音，人们并不陌生。在9·11事 件发生的时候，在伦敦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总能从网上看到类似的发言。所以，对这些言论我并不感到稀奇，而只是纳闷：过了这么多年，这种论调怎么一点也并 不见消停？

不用多看相关言论，便能猜得出这些言论的逻辑。9·11的时候，这些人的思维大致是，美国是个强 权国家，遭受到袭击是罪有应得。伦敦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那些人又是这么说的：英国参与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其本土遭遇恐怖袭击自有其道理。这一次呢？ 有些人或许更加会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由于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共戴天之仇。那些看热闹的或者幸灾乐祸的，可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心理。

这 种逻辑当然不值一驳。不必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是如何参与救灾的，也用不着强调当时日本人民又是如何捐款赈灾的。这分明是一场自然灾难，和当年那 场侵华战争有何干系？或者不妨再问，在这场地震灾难中受难的日本人民，难道就是为当年这个国家所犯下的罪孽偿债？这又是什么狗屁逻辑。

实 际上，有些人在网上发言无非是瞎掰起哄，未必见得深思熟虑。还要看到，这些人特别是纯属幸灾乐祸者应属少数。两会结束之际，温家宝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最后特 意对日本人民表示慰问，并用“感同身受”一词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这应该才是更多国人的心态，也是一个正常人所该有的正常思维。

不 想过于苛责这些人。这个世界很复杂，面对同一个事件出现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人的思维和认知也有所不同，有些人在这时候的想法未必代表他今后一定还会这么 想。但是，如果出现的是集体性的仇恨情绪，就不能不说这一定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9·11的时候，中文互联网出现的极端言论让国外媒体感到惊诧，时至今 日，对待日本地震的言论，恐怕一样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或者表明，这么多年来，这个社会的思想状况一直处于某种不健康的状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影响 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关注日本地震，恰是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正如我们处于灾难之中，其他国家的人们所给 予的关注一样。关注日本地震，又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不仅可能而且就是在面对共同的命运。海啸席卷了日本海岸城镇，也冲击了大洋彼岸。核电厂爆炸不仅危及 日本民众生命安全，也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造成一定（潜在）威胁。日本经济受地震冲击，全球经济同样会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在如此直观具体的共同灾 难面前，我们怎么可能置之度外，抱着瞧热闹、落井下石的心态？

这种思想状况的根源，实在值得好好追问与反思。

不 由想起若干往事。2005年7月，我经手编辑过朱学勤先生谈伦敦恐怖袭击案的一篇文章，并把标题改成《"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文章刊发后引起了极大反 响和争议。实际上，这句话取之于90多年前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这意味着，直至近百年后，我们还在争论和重申胡适的思想遗产。不过这里应当更正一下，这句 话的原话并非出自胡适，而是1914年他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这篇文章中，转引了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话。这话的原文是"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而胡适先生将之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据邵建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应该说，胡译传神地表述了原话的 精神。

个人先于国家，人类先于政权，这应该是这句话的实质内涵。这里不想过多讨论理论问题，而只想说，那些 对9·11事件、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幸灾乐祸的人和为日本地震鼓呼的人犯的其实是一个错误，就是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搞混淆了，进而他们也才会漠视了这些天灾 人祸背后所揭示的人类的共同命运。严格来讲，这并不是拿普世价值来刻意模糊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真实的、必须正视的人类的共同处境。

遗 憾的是，近百年前胡适先生转引的这句话至今仍不过时，6年前朱学勤写的那篇文章至今仍未过时。实际上，在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内，埃及再遭连环 恐怖袭击之际，我的前同事和朋友陈季冰就在同一个版面上以同样的标题再次高声疾呼："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而到今天，重温这句话仍然让人感到很有重述的 必要性。

在FT中文网看到一篇文章，谈的是"日本从阪神大地震中学到了什么"。作者戴维·皮林谈

到，在发生 于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中，日本政府在应对阪神大地震时一片混乱，通讯陷入瘫痪，而当见到建筑物像纸片一样坍塌时，日本工程师既惊且愧。文章转引相 关说法称："（本地）公共部门没有做好准备，民众没有做好准备，中央政府的准备更糟。"而在目前这场据悉为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地震中，无论是日本政府还 是民众的表现，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钦佩。刚看到央视（新闻频道）对一位日本女华侨的采访，据她说，原本当地准备采取限电措施，但由于民众都非常自觉地节 省用电，实际上到了预定拉闸限电的时间也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细节足以说明许多问题。这次灾难也让人不能不有所联想。其实，何尝是有些人"不长记性"，某些机构和部门应对各种灾难、事故的手段，何尝有过进步？（以下省略若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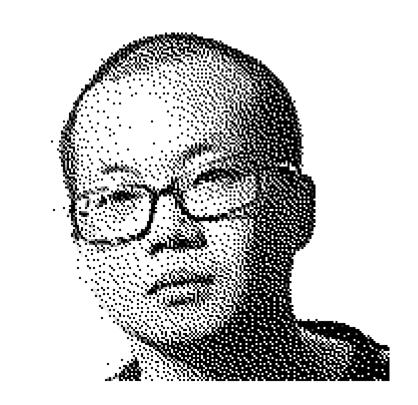
一 个人可怕的并不是思想走错方向，也不是曾经有过被愤怒和仇恨填塞大脑的阶段，可怕的是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跌倒。这样的人注定思想不会 什么大的进步，这样的社会也很难能够"苟日新，日日新"。由此看来，要想走出这个思维的误区，改变这种漠视人性的价值观，不光要靠个人认识的自我提高，还 得找出这种思维的意识形态病根，并且加以医治才行。

2011年3月15日 凌晨

（作者系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cd1e79e2a0f4b8d4）

【思】

8-7 廖伟棠：村上春树的灾难创伤治疗法



“他曾质疑制造地震的神：「神可以考验人，人为什么不能考验神？」，但他的寻找未果却在一个荒芜的月夜感到了作为自然的神的显示。他情不自禁随着月光跳舞，感受着大自然的律动，才明白了地震的意义，人心能猜测自然吗？这时他宽恕了灾难，亦确认了自己。”

从描写东京沙林毒气事件的记实文学《地下铁事件》开始，村上春树把他超现实的写作笔触渐渐向现实转移，并开始在作品中思考灾难对人心所带来的创伤，及治疗的可能性。一般的「村上迷」读者也许会觉得《地下铁事件》作为记实文学缺少了村上特有的魅力：那种奇异的幻想和对青年心理的把握，那么村上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则既满足了小说读者的胃口，又实现了村上对灾难的关注思考，甚至还为从灾难中受创的人们提供了心灵治疗。

小说开头引的两段话是理解这一系列小说的关键，一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群魔》中的对话：「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那太过分，太残酷了！」，这为村上的小说笼罩了一种他前所未有的沉重气氛，也暗示了灾难的发生是不可挽回地对人心带来了创伤；另一句是高达电影《狂人皮埃罗》中的对白：「无名的人真可怕啊。」，指出了这部小说的关注点将是藉藉无名的人，他们甚至不是灾难的受害者，灾难没有给予他们实际创伤，然而却给他们往后的生命投下了巨大阴影，小说要做的，也许就是把他们从阴影中带出来。

六篇小说都和1995年神户大地震有关，而且都直接指向震后创伤最可怕的问题——一般人心中那面对死亡突如其来的那种虚无.缺失感。第一篇＜UFO降落在钏路＞中的小村的失落从现实发展到心里：首先他的妻子在连续多天看了地震的电视报导后，对他不辞而别，这是地震对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猛然惊醒，其后他被神秘委托送一个盒子去钏路，最后才恍然惊觉这盒子里装的是他的「内容」——这象征在面临死亡的偶然性时人才发现自己的生也一样的不可靠，正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死亡的沉重反衬出我们平时生存的轻。其它小说亦有同样的失落存在，像＜有熨斗的风景＞中的老画家，他远离神户的家人孤独生活，他说他的画中的「熨斗」是风景的替代物，其实他的生存也是真正的生命的替代物，真正的生命却是一片空洞。

空洞的生命寻找修补和安慰，所以老画家每晚在海边烧营火，他对另一个失落的女孩说：「营火为了温暖人心而存在那里。」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安慰，到了点题之作<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时，被称为神的孩子的善也（因为她母亲「处女怀孕」）以寻找自己生身父亲的行为来试图确认自己的存在，他曾质疑制造地震的神：「神可以考验人，人为什么不能考验神？」，但他的寻找未果却在一个荒芜的月夜感到了作为自然的神的显示。他情不自禁随着月光跳舞，感受着大自然的律动，才明白了地震的意义，人心能猜测自然吗？这时他宽恕了灾难，亦确认了自己。

到最后几篇村上就直接提出以对生的珍重来反抗死的空无，在<泰国>中，一个更年期女子通过一次神秘旅游化解了对一个曾伤害她的「死者」的憎恨，她明白到正是憎恨才加重了灾难的创伤，而当人为憎恨而活的话，那活就比死更空无。<青蛙老弟，救地球>是村上擅长的荒诞写法，但在滑稽的「青蛙老弟」身上却透出一种悲剧英雄的气概来，它一方面承受着内心的空和黑暗，一方面却因为一个平庸的小职员对空无生活的觉悟所产生的勇气而拯救了世界（形而上的）。

<蜂蜜派>是最沉重的压卷之作，村上被忽略的现实主义写作功力在此短篇中大显魅力，也许只有现实主义才能处理这么严峻的问题吧：当存在是「向死而在」时，我们如何存在？淳平暗恋小夜子多年，但直到小夜子结婚又离婚后他都无法冲出自己的犹豫去爱。但大地震改变了一切，小夜子的女儿沙罗的梦是第一个寓言：「地震男打开了盒子在等着我们。」提醒了淳平幸福背后的威胁，使人意识到要更珍重幸福，并坚忍地守护它；淳平对蜂蜜派童话故事的修正是另一个寓言：我们可以为不幸的故事重新寻找一个出口。在结尾村上说出了他前所未有的坚定说话：「现在必须在这里，守护这两个女人。不管对方是谁，都不可能让他装进莫名其妙的盒子里去。就算天塌下来，大地轰然裂开也一样。」

原文写于2001年

（作者系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cccae7345996aedb）

8-8 崔卫平：作为“异端”的自然



“自然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他者’（the other），它与人类有着深刻分歧，从来不打算站在人类一边，与人类步调一致；也不想要配合和讨好人类，追求与人类相一致的目标，与人类同心同德、合和为一。”

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北川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在“5•12”大地震之前，他便经常感到地面摇晃。几个月前一次数学考试时，他突然感到地面在摇动，当即喊了一声“地震”站了起来，老师给了他一个“破坏考场纪律”的处分。这次地震发生时他在五楼上课，感觉异常时他又猛拍桌子大喊一声“地震了”，结果是老师和同学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又坐了回去”。而当地面猛烈摇晃，他抓住两位好友的手，率先冲了出去得以幸存。

眼见得人类生命是如此珍贵又脆弱，让人禁不住去想怎么才能避免如此巨大的伤亡：如果当时全班同学听信这个挨处分同学的话？或此前遇到再三摇晃时，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加固建筑物和进行疏散训练？忽视反复出现的险情征兆，是否可以看作掉以轻心、心存侥幸？是一种得过且过或维持现状的习惯所致？现在再怎么说都是事后话了，愿那些沉睡在废墟中的亡灵们安息。

当活着的人们在反观造成惨剧的各种原因时，这个维度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和认识自然、建立与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对于大自然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曾几何时，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盛行“人定胜天”的说法，认为在自然面前，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小时候的语文书上有这么一课，“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如此狂妄颟顸，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但是放弃这句口号，并不意味着放弃它背后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某种狭隘立场——认为自然仅仅围绕着人类的意志而存在，仅仅出现在人所期待的视线上，它应该顺应和满足人类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自身存在。“万物皆备于我”，不知可以看作这种看法的古老渊源之一。

可以借用一些思维模式来表达。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曾经运用过这样一组概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外在化”是指人通过其身体和精神的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到这个世界；“客观化”是指这种倾注活动到了一定的程度，人自己活动的产物变成了与自己相异的“实

在”，贝格尔指的是 “人类社会”这种东西，它本来是人自己的创造物，结果变成了一种如同“客观存在”，有时甚至与人自己相对立；“内在化”则是指人自己重新运用自己的“社会实在”，将它从客观世界的结构变为自己主观意识的结构，当人自愿接受来自社会的各种约束，也就是将社会内在化了。

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分，也可以用来测量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进展到什么地步。非常有可能，我们一般流行的对待自然的看法，仍然停留在第一个 “外在化”的阶段，即对于自然主要采取一种投射式的态度，即将人们自身的需求、期待施加于自然，将它当作改造、驯化的对象，以便符合人类生活的各种要求。黑格尔曾经讲过一个外在化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将一枚石子扔进水中，看到泛起的涟漪，觉得那就是自己力量的证明，是自己的杰作。人们在自然面前显示出来的雄心壮志，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人化的自然”便是也。

而自然又有其“非人化”的一面。它虽然可以造福人类、为人类所利用，但是它并不是为了人类、服务于人类才存在的，并不是根据人类的目的、意志而拥有自己的面貌，更不是因其默默无语，而仅仅供人类任意索取和凌驾其上。从根本上说，自然首先存在于人类之外，它远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先行存在无数世纪，因而它完全独立于人、疏异于人；远在人类视线不能抵达的地方，它照样依据自己的“本性”而存在。人类中哪怕是帝王暴君，也不可能将自然视作自己的“臣民”和“老百姓”。这就是对待自然的“客观化”的眼光：将自然看作自然，看作与人类相异、与人类相对立的存在，拥有与人类不一样的心思的。

换句话说，自然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他者”（the other），它与人类有着深刻分歧，从来不打算站在人类一边，与人类步调一致；也不想要配合和讨好人类，追求与人类相一致的目标，与人类同心同德、合和为一。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尽管自然养育了人类，这是一件需要我们感恩的事情，但是它永远处于人类之外这个事实，使得它随时随地有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杂音和噪音”，这场地震表面看起来，就像一个与人类为敌的阴谋和暴动。当然这仍然是运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对于自然它则有自己的腹语。

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中流行的“天人合一”中所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强调自然与人的统一、一致，而不是表达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分歧。那个称之为“天”的东西，怎么就与人产生了沟通？这种沟通是科学意义上的还是宗教意义上的？是伦理意义以及美学意义上的？或许仅仅是一种（面对险峻人世）的养生之道？这种表达中不排除有提升人自己的意思，将人带到“天”的高度，认为在人性之中就包含着天的玄妙，人自己便拥有通往这玄妙的秘密通道，即所谓“率性之谓道”，但是以为依据了自己的天性就是依据了天道，岂不是仍然将人自己的欲求放在了“天”的里面或“天”的前面，以“人”自己的形象遮盖和取代了“天”的存在。在人与自然没有足够拉开距离之前，讲“天人合一”，不一定是顺应自然，而更多是“唯我论”的。

从“天人合一”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也许是帝王的政治学，在皇权政治中，是“天”而不是“民”为

帝王提供了合法性，“天子”被看作是秉承天意来到人间进行统治的，他直接代表和体现了最高意志，因而是至高无上的。“王者尊，故称天子。”而既然天子受命天下，而天下则听命于天子。因而双重语言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一方面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另一方面，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在距离权力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天文星象得以发展。董仲舒的所谓“天人感应”，或许主要是对于帝王的恐吓之说。

传统是驳杂的。我们既有荀子那样将天与人分开、将它们平行看待的传统，但是也始终存在将“天事”纳入“人事”的传统，有着以“人事”看待 “天事”的习惯。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中，也是处处见到将自然纳入人们生活的视野，归并进人们自己的意愿，视为人自己存在的延伸部分或寄托的对象。宗白华先生曾令人信服地指出，我们曾经有着这样一个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中对待自然主要是采取一种“移远就近”的态度，即将远方的、陌生、非人的自然，变成某种“人化的”、熟悉的生活景象，比如寒江独钓、秋江暝泊、柳溪归牧、云关雪栈、春江帆满、风雨归舟等。美学不仅是修辞学，从中仍可以见出人们对待自然的某些根本态度。将自然当作一面镜子仅仅照出人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停留在人自身之内的封闭循环。

如果说在中国传统中，“天事”更多的被归纳到“人事”中来，那么在西方一个较长时间之内，“天事”则被归纳到“神事”中去，自然被看作是经过上帝之手的作品，以某种方式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因而争取将自然从上帝手中放飞，将自然看作自然本自身的存在，甚至经过了一个激烈的思想解放过程。 1656年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被永久地革出教门，教会号召教徒日日夜夜地诅咒他，原因是他主张自然有其自己存在的原因，“实体即自因”。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完成对于“神迹”存在的攻击之后，写作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留下遗嘱要等自己死后（1779）才能发表，因为其中主要是反驳上帝设计论，反对将自然归并到上帝的统一意志中去。

至于那些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在解放自然方面则用力更多。1754年里斯本大地震的前一年，狄德罗匿名发表了《自然诠释之我见》一书，将自然视作半盲目、半明智的一种存在，它不分善恶、也不分圣人与罪犯；而在大地震之后的1769年，狄德罗写成《达朗贝尔之梦》一书，一本对话体的文学著作，继续进行他对自然的唯物主义沉思，该书在周围朋友的劝告下居然被他自己扔进火中付之一炬，但或许另有一份手稿，该书迟至1830年得以面世。我们已经谈过伏尔泰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于一种怒不可遏的状态之下奋笔疾书。

这场大地震的第二年1756年，除了散步之外几乎不出门的康德，也写下了不止一篇关于地震的文章，希望能够抛开“人事”甚至包括地震对于人心灵的影响，而仅仅从科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关于自己的写作动机，康德是这么说的：“我并不是把这一历史（指最近的一次“地震的历史”，引者注）理解为人们由此所遭受的不幸时间的历史，不是把它理解为遭受蹂躏的城市和掩埋在其废墟之下的居民们的历史。……这样一种叙述将是感人的，由于它对心灵有一种影响，所以它也许还能够对心灵的改善有一种影响，然而，我把这一故事留给更能干的手笔来叙述。我

在此仅仅描述大自然的工作，描述伴随着那些可怕事件的那些值得注意的自然状态及其原因。”（康德《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

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西方近代思想解放，是从对于自然的重新认识而开始的，是从自然观方面首先打开缺口，将自然看作一个它本身的存在，一个并非上帝意志的异在，从而摆脱教会企图笼罩一切的思想控制。

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像当年那些伟人一样，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领风气之先，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将认识自然这件事情都交给了科学家，让科学家代劳，认为只要有科学家在就有了某种保障，但是实际上由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也需要有人们去理解；科学家作出了建议，也需要人来配合。事实证明，若是不具备正当的自然观，仅仅习惯于将“自然”用于配合“人事”，只允许自然出现在人们自己“希望的田野上”，对于不情愿发生的事情采取推诿和置之脑后的态度，那么，即使有科学家的结论和建议在前，也是不起作用的。

哲人说过，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因而对于我们所抱有的自然观，我们对待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就不能不做一番审视，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们平时很少去想一想自己到底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件事情，比如我们在人与人相处当中的“自我中心论”，也许就与我们看待自然时缺少客观化的“唯我论”是互为一体的。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也会反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如果在人类生活中不能够习惯杂音和噪音，不能够忍受 “他者”的存在，那么在自然表现出来的不同意志面前，也会采取同样的漠视和漠然的态度，从而导致难以承受的重大后果。

文开头提到的有同学喊“地震了”的那一堂课正好物理课。当地面发生摇晃，物理老师是否有可能要比别人更加警觉一些？科学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同时包含如何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我们如果有科学而没有科学态度，便如同没有科学。

（作者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9238）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Co-China论坛开始于2009年8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目前已举办十七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卢思骋、闾丘露薇、毛向辉、潘毅、冉云飞、宋以朗、许宝强、叶荫聪、张铁志、周保松、朱大可、朱凯迪等。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标题为“订阅周刊”正文留空的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总004期

论坛网址：http://wwmy1510.cn/author.php?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轮值编辑：黄隽咏、舒欣
版面设计：豆弟
技术支持：毛向辉
出品人：杜婷

